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西京雜記 第五卷

一百一〇四、母嗜雕胡 會稽人顧翱，少失父，事母至孝。母好食雕胡飯，常帥子女躬自採擷。還家，導水鑿川，自種供養，每有贏儲。家亦近太湖，湖中後自生雕胡，無復餘草，蟲鳥不敢至焉，遂得以為養。郡縣表其閭舍。

一百一〇五、琴彈《單鵠寡鳧》

齊人劉道強，善彈琴，能作《單鵠寡鳧》之弄。聽者皆悲，不能自攝。

一百一〇六、趙后寶琴

趙后有寶琴，曰「鳳凰」，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、古賢列女之象。亦善為《歸風》、《送遠》之操。

一百一〇七、鄒長倩贈遺有道

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，上為賢良。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，少自資致，乃解衣裳以衣之，釋所著冠履以與之，又贈以芻一束，素絲一綫，撲滿一枚，書題遺之曰：「夫人無幽顯，道在則為尊。雖生芻之賤也，不能脫落君子，故贈君生芻一束。詩人所謂『生芻一束，其人如玉』。五絲為縲，倍縲為升，倍升為紕，倍紕為紀，倍紀為纒，倍纒為綫。此自少之多，自微至著也。類士之立功勳，效名節，亦復如之，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為也。故贈君素絲一綫。撲滿者，以土為器，以蓄錢具，其有人竅而無出竅，滿則撲之。土，粗物也；錢，重貨也。入而不出，積而不散，故撲之。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，將有撲滿之敗，可不誠歟？故贈君撲滿一枚。猗嗟盛歎！山川阻修，加以風露。次卿足下，勉作功名。竊在下風，以俟嘉譽。」（弘答爛敗不存。）

一百一〇八、大駕騎乘數

漢朝輿駕河甘泉汾陰，備千乘萬騎，太僕執轡，大將軍陪乘，名為大駕。司馬車駕四，中道。辟惡車駕四，中道。記道車駕四，中道。靖室車駕四，中道。象車鼓吹□三人，中道。式道侯二人，駕一。（左右一人。）長安都尉四人，騎。（左右各二人。）長安亭長□人駕。（左右各五人。）長安令車駕三，中道。京兆掾史三人，駕一。（三分。）京兆尹車駕四，中道。司隸部京兆從事，都部從事別駕一車。（三分。）司隸校尉駕四，中道。廷尉駕四，中道。太僕、宗正引從事，駕四。（左右。）太常、光祿、衛尉，駕四。（三分。）太尉外部都督令史、賊曹屬、倉曹屬、戶曹屬、東曹掾、西曹掾，駕一。（左右各三。）太尉駕四，中道。太尉舍人、祭酒，駕一。（左右。）司徒列從，如太尉王公騎。（令史持戟吏亦各八人，鼓吹一部。）中護軍騎，中道。（左右各三行，戟楯、弓矢、鼓吹各一部。）步兵校尉、長水校尉，駕一。（左右。）隊百匹。（左右。）騎隊□。（左右各五。）前軍將軍。（左右各二行，戟楯、刀楯、鼓吹各一部，七人。）射聲、羽軍校尉，駕三。（左右二行，戟楯、刀楯、鼓吹各一部，七人。）驍騎將軍、游擊將軍，駕三。（左右二行，戟楯、刀楯、鼓吹各一部，七人。）黃門前部鼓吹，左右各一部，□三人，駕四。前黃麾騎，中道。自此分為八校。（左四右四。）護駕御史騎。（左右。）御史中丞駕一，中道。謁者僕射駕四。武剛車駕四，中道。九旂車駕四，中道。雲罕車駕四，中道。皮軒車駕四，中道。關戟車駕四，中道。鸞旗車駕四，中道。建華車駕四，中道。（左右。）虎賁中郎將車駕二，中道。護駕尚書郎三人，騎。（三分。）護駕尚書三，中道。相風鳥車駕四，中道。自此分為□二校。（左右各六。）殿中御史騎。（左右。）典兵中郎騎，中道。高華，中道。單單。（左右。）御馬。（三分。）節□六。（左八右八。）華蓋，中道。自此分為□六校。（左八右八。）剛鼓，中道，金根車。自此分為二□校，滿道。左衛將軍，右衛將軍。華蓋。（自此後糜爛不存。）

一百一〇九、董仲舒天象

元光元年七月，京師雨雪。鮑敞問董仲舒曰：「電何物也？何氣而生之？」仲舒曰：「陰氣發陽氣。天地之氣，陰陽相半，和氣周迴，朝夕不息。陽德用事，則和氣皆陽，建巳之月是也，故謂之正陽之月。陰德用事，則和氣皆陰，建亥之月是也，故謂之正陰之月。□月陰雖用事，而陰不孤立，此月純陰，疑於無陽，故謂之陽月，詩人所謂『日月陽止』者也。四月陽雖用事，而陽不獨存，此月純陽，疑於無陰，故亦謂之陰月。自□月已後，陽氣始生於地下，漸再流散，故言息也，陰氣轉收，故言消也。日夜滋生，遂至四月，純陽用事。自四月已後，陰氣始生於天上，漸再流散，故云息也，陽氣轉收，故言消也。日夜滋生，遂至□月，純陰用事。二月、八月，陰陽正等，無多少也。以此推移，無有差懸。運動抑揚，更相動薄，則薰蒿歛蒸，而風雨雲霧、雷電雪雹生焉。氣上薄為雨，下薄為霧，風其噫也，雲其氣也，雷其相擊之聲也，電其相擊之光也。二氣之初蒸也，若有若無，若實若虛，若方若圓。攢聚相合，其體稍重，故雨乘虛而墜。風多則合速，故兩大而疏。風少則合遲，故兩細而密。其寒月則雨凝於上，體尚輕微，而因風相襲，故成雪焉。寒有高下，上暖下寒，則上合為大雨，下凝為冰霰雪是也。雹，霰之流也，陰氣暴上，兩則凝結成雹焉。太平之世，則風不鳴條，開甲散萌而已；雨不破塊，潤葉津莖而已；雷不驚人，號令啟發而已；電不眩目，宣示光耀而已；霧不寒望，浸淫被泊而已；雪不封條，凌殄毒害而已。雲則五色而為慶，三色而成喬；露則結味而成甘，結潤而成膏。此聖人之在上，則陰陽和，風雨時也。政多紕繆，則陰陽不調。風發屋，雨溢河，雪至牛日，電殺驢馬，此皆陰陽相蕩，而為浸淫之妖也。」敞曰：「四月無陰，□月無陽，何以明陰不孤立，陽不獨存邪？」仲舒曰：「陰陽雖異，而所資一氣也。陽用事，此則氣為陽；陰用事，此則氣為陰。陰陽之時雖異，而二體常存。猶如一鼎之水，而未加火，純陰也；加火極熱，純陽也。純陽則無陰，息火水寒，則更陰矣；純陰則無陽，加水火熱，則更陽矣。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，不容都無復陰也，但是陽家用事，陽氣之極耳。薺麥枯，由陰殺也。建亥之月為純陰，不容都無復陽也，但是陰家用事，陰氣之極耳。薺麥始生，由陽升也。其著者，葶藶死於盛夏，款冬華於嚴寒，水極陰而有溫泉，火至陽而有涼焰。故知陰不得無陽，陽不容都無陰也。」敞曰：「冬雨必暖，夏雨必涼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冬氣多寒，陽氣自上躋，故人得其暖，而上蒸成雪矣。夏氣多暖，陰氣自下昇，故人得其涼，而上蒸成雨矣。」敞曰：「雨既陰陽相蒸，四月純陽，□月純陰，斯則無二氣相薄，則不雨乎？」曰：「然則純陽純陰，雖在四月□月，但月中之一日耳。」敞曰：「月中何日？」曰：「純陽用事，未夏至一日；純陰用事，未冬至一日。朔旦、夏至、冬至，其正氣也。」敞曰：「然則未至一日，其不雨乎？」曰：「然。頗有之，則妖也。和氣之中，自生災沴，能使陰陽改節，暖涼失度。」敞曰：「災沴之氣，其常存邪？」曰：「無也，時生耳。猶乎人四支五臟，中也有時，及其病也，四支五臟皆病也。」敞遷延負牆，俛揖而退。

一百一〇、郭舍人投壺

武帝時，郭舍人善投壺，以竹為矢，不用棘也。古之投壺，取中而不求還，故實小豆於中，惡其矢躍而出也。郭舍人則激矢令還，一矢百餘反，謂之為驍。言如博之擊梟於掌中，為驍傑也。每為武帝投壺，輒賜金帛。

一百一〇一、象牙簞

武帝以象牙為簞，賜李夫人。

一百一〇二、賈誼《鵬鳥賦》

賈誼在長沙，鵬鳥集其承塵。長沙俗以鵬鳥至人家，主人死。誼作《鵬鳥賦》，齊死生，等榮辱，以遣憂累焉。

一百一〇三、金石感偏

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，見臥虎焉。射之，一矢即斃。斷其髑髏以為枕，示服猛也。鑄銅象其形為溲器，示厭辱之也。他日，復獵於冥山之陽，又見臥虎，射之。沒矢飲羽。進而視之，乃石也，其形類虎。退而更射，鏃破斨折而石不傷。余嘗以問楊子雲，子雲曰：「至誠則金石為開。」余應之曰：「昔人有遊東海者，既而風惡，船漂不能制，船隨風浪，莫知所之。一日一夜，得至一孤洲，其侶歡然。下石植纜，登洲煮食。食未熟而洲沒，在船者斫斷其纜，船復漂蕩。向者孤洲乃大魚，怒掉揚鬣，吸波吐浪。」

而去，疾如風雲。在洲死者□餘人。又余所知陳縞，質木人也，入終南山採薪，還晚，趨舍未至，見張丞相墓前石馬，謂為鹿也，即以斧過之，斧缺柯折，石馬不傷。此二者亦至誠也，卒有沈溺缺斧之事，何金石之所感偏乎？」子雲無以應余。